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郭 更 著

东北书店印行

85
40

857.8
401.0-6=2

目次

『藥方子』的故事.....	(一)
養路工的心長在鐵路上.....	(四)
多造道釘多鋪鐵路.....	(七)
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九)
投標競賽.....	(一二)
兩個火車司機.....	(一五)
『破山催車』的事是怎樣解決的.....	(一八)
爭功臣.....	(二一)
史雲普怎樣保護鐵路.....	(二三)
『溲東八分』.....	(二六)
兩幅模範像.....	(三一)
劉英源的二、三事.....	(三三)



搶修長藩路……………(三五)

『我看到了覺悟的力量』……………(三九)
努力趕上新社會的需要……………(四三)

『藥方子』的故事



瀋陽鐵路工廠的煙筒又冒煙了。工友們這回幹的與以往不同，一個個擦拳摩掌，把精神貫注到自己的機器上。這種工房裏叮噠打鐵，那棟工房裏鏟起機件，大家都尋思着怎樣能够幹得更好，只有電鋸組的工友心裏不踏實，因為工廠裏的電鋸條用完了。後方有這項材料也不能馬上運來，廠長就號召：『咱們自己想法克服困難，有會做鋸條的人沒有？』這一句話正說到心坎上，工友高景水答道：『有，有，有。我有配藥的方子，可沒實地做過，咱們試試看。』

提起做鋸條的藥方子，話可就長了；原來用電鋸接鐵板，在東北也不過實行了十五、六年，是個新興的活計。最初撫順工廠裏有個外號叫『老黃狗』的日本人，專門教這行手藝，高景水就是第三期到那裏去的學徒。他成天替『老黃狗』砸錘、砸黑鉛粉、砸紅石頭，問砸的是什麼，也得不到回答。一年半載過去了，自己又留上心，才知道這些東西都是造電鋸條用的原料。幹哪行求哪行的真理，燒電鋸的就求燒電鋸的真理，老高想：光會燒不會做，只能算半個手藝人。於是也偷空把這幾樣藥拿來配一配，有一回被『老黃狗』看見了，問他『你什麼幹？』答說做鋸條，『老黃狗』把眼一眯道：『吹

牛皮！』以後就更管理的嚴了，工作不叫他有空閒，也就不能隨便配藥。

『八一五』那年，他正在皇姑屯。組長是日本人，名叫富永，是個電鋸界有名的能手。老高斃了多年，這回心氣壯起來，找富永說：『中國人被你們一連欺侮了十幾年，不能讓你們白白的滾回國去，把做電鋸條的藥方子給我留下！』於是老高得到了一套藥方子，一共十種，是做各種不同的鋸條用的。

有了藥方子不等於會做；一來不懂得化學，二來沒有人給他實地試驗的機會。不懂化學還能多方面想法子去探問，比如方子上開着『酸化鐵』，藥房裏說沒有這種藥，後來得便問一回化驗室的職員，才知道它也叫『一氧化鐵』，就是普通的鐵鏽；方子裏還開着『硅砂』，更使他摸不着頭腦了，後來知道是做玻璃的一種原料，用玻璃也可以代替它。實地試驗可就困難了，僞滿時候不用說，國民黨在這兒也同樣看不起工人，有工人出個什麼辦法，他們就說是窮瘋了『胡作賤』（亂出主意）。生活顧不上，誰還有閒心找氣生！還不死心，就偷他幾樣藥到自己家裏試驗去，如今老高家有兩瓶炭酸鈣就是從廠裏偷回來的。

解放後，工廠裏有了學習，老高心裏開朗了。一聽說讓大家自己想法克服困難，他樂了，這真是想不到的事，多年的心願今天實現得這樣容易！

那幾天老高連睡覺也做着實驗的夢，有時興奮得連覺都睡不着。工廠支持他，藥不

够廠裏給，做出鐸條來化驗室的技師替他試驗。在實驗中他又學到很多東西：用第一次鐸條成品鐸好的東西拿到『分析器』（試驗鐵板抗折力的機器）上去，每一平方耗加到三十七公斤就從鐸口上折斷了，技師告訴他原因，是鐸用多了，鐸口發脆；第二次加到三十一公斤，也照樣折斷了，技師告訴他用玻璃過了量，鐸出來有『沙眼』（鐸口裏有空氣，鐸不緊密）；第三次加到三十四公斤，鐵板裂了，鐸口紋絲不動。

在老高做實驗時，劉振聲工友也拿出一種藥方子來，是他五、六年前在鐵西『奉天製作所』從日本技師手裏偷來的，現在也快試驗好了。幾種藥方子都有用處，因為鐵板的性質不一樣，用鐸條也要有許多種。

在電鐸組，他們做成的鐸條整齊擺在閣子上，他倆在深深的笑容裏用自己做出來的材料鐸鍋爐。我找他兩人談這一段經過。他倆笑笑道：『舊社會時沒有鐸條正好惹惹手腳，誰還自動做什麼鐸條？如今天下變了，又有了學習，都知道生產是爲了自己將來享福，咱不幹誰來幹！』最後他對我說：『你不把藥方子登到報上去嗎？藥名、分量在方子裏都有。那樣也好，你告訴各工廠一下，誰要用藥方子只管往這兒來信！』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三日

養路工的心長在鐵路上

養路工一到春夏天就忙起來，其中最不好幹的活計要算『撞道鐵』了。原來鐵這東西冷縮熱漲，鐵軌鋪成了鐵路也不例外，你留心去看，鐵軌接頭的地方都留着一道縫，就是防備牠有時候要漲出來的伸縮餘地，如果這道縫沒有留，兩頭一擠就把鐵軌拱起來了。每到春天，工友們調整這接頭縫，用的是笨法子，在一付平車輪子上架好一條十米長、八百斤重的鐵軌，使人力硬往鐵軌接頭夾板（名叫魚尾板的）上撞，所以大家管這項工作叫『撞道鐵』。

哈爾濱工務段哈北分段工友曹憲周，是十九年的養路工。三月中替工長出席業務會議，一聽四月份的中心工作是『撞道鐵』，他就尋思起往事來，過去三年兩頭『撞道鐵』，既吃力，又使不上勁，那年在南滿還因為這個挨過小鬼子的打。他想，這撞法太笨：撞的時候車輪在鐵軌上打轉，鐵軌斜着撞夾板，使不上準勁，有時一滑，勁頭打空了，人也跟過去，說不定閃了腰腿。正幹着活如果火車來了，得忙着往下搬，鐵軌八百斤、車輪三、四百斤，一不留意，常常磕碰着手腳。這樣幹一天，手也磨痛了，腰也哈酸了，真是『提起來就腦袋痛』的活計。他又想：趕緊想個輕便法子，變個招數，省

得大家又在這種工作上受累。

他先想根據舊法子加以改良，在那付車輪軸上按個滑車什麼的。實際一比劃，放不下鐵軌，只好把這想法放下。又想這套傢伙是基本上不科學，稍加改良也省不了多大勁頭，還是另起爐竈爲是。

他平常好翻弄個書本，雖然只念過兩年半書。有知識能够活用就不是呆子，他想起書本上用鐵軌搭浮橋的圖來，那是把鐵軌順着排起來，一朝上一朝下，錯對起來正好卡住的道理。他在家裡把書翻開，用筆一畫，把兩根鐵軌頭朝下並排焊上，往軌道上一放，正好卡着，撞起來，不但勁頭直接用在夾板上，而且是兩面一齊打，不會把接頭打出灣灣來和撞擰了螺絲。爲了拉繩子和有重量，再在這上面焊一根正放着的鐵軌，長短一樣，都是一米七，重五百一十斤，從頭上看橫斷面，成一個『品』字形。

到工作場所，就用鐵軌頭來回比樣子，又出了問題：如果原樣焊上，下面空大撞不着夾板；如果截斷一條再焊，又套不上鐵軌道。

過了三天，老曹比往常上班早來了一個鐘頭，一進門就用鐵軌頭比劃，隨比隨笑，自言自語道：『行了。』原來在這『品』字形的大工具之外，又做了一個小工具。這是用兩塊一尺多長的鐵軌頭做成，每塊的底托截去一條，用的時候頭朝下卡着軌道用螺絲擰上，正好與夾板相接觸，使『品』字形工具撞這個小工具，力量正好間接撞在夾板

上。雖然多了一層手續，但因為是間接的撞，却一些也不傷損軌道夾板呢。

大家都關心這『品』字形工具的成功，王玉東工友問老曹：『在軌道上能够拉着走嗎？』老曹順嘴說：『能。』嘴裡說完，心裡一想，『的確，到接頭碰上夾板還得往上抬，跳着過去多麻煩。老王這一句話提醒了他，又做了一塊和鐵軌一般寬的弓形木板，中間高，兩頭低，過接頭時把牠墊上，中間墊高一些，讓過來板就不會被卡住了。』

使用的時候，大家都樂了。『撞道鐵』的時候平常十四個人一組，現在十一個人就好；『撞道鐵』因為只能撞一面而且是斜着撞上，所以有一千斤的力量頂多能用上個對拆，力氣都浪費了，現在力量直着來，正打在恰當的地方，有多少力量都能使在『勁頭』上。大家做完，打個比方：如果用這新法子，撞完一公里遠，笨法子還沒撞到半公里的地方。

『種地的人，心長在土地上；養路工的心就得長在鐵路上。』曹憲周這樣想，是在解放兩年後的今天。好多親眼看見的事情告訴他，新社會需要大夥共同努力，土裡埋着的金子，遇見太陽了。如果有人想知道工友們用什麼來報答共產黨，那末，這就是：把心長在業務上，同大夥在一起，做好一部分工作。

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

多造道釘多鋪鐵路

鐵路工廠有個鍛冶廠，打起錘來震天動地的。從去年十二月開展立功運動，沒有人追也沒有人撞，各個小組對自己的工作可都錮上勁了：爭取個『人民功臣』！

道釘組就立了一件大功：

道釘組共九個人，分三班，一班幹八小時，叫『大三八制』。『功』的頭是從第一班引起來的。

原來他們每班三人，一人燒火，一人掌鉗，一人收拾材料。燒火的老規矩是在洪爐裡經常一個挨一個，並排燒着二十來根道釘料，燒紅了就隨着遞給掌鉗的隨着添料。一說立功，第一組掌鉗的崔傑齡和燒火的張惠遠就着急了，因為燒的料供不上機器去鍛。鍛了幾個釘，剩下的還沒有紅，就得等着。老崔的機器乾轉沒活幹，瞧瞧老張，他正在洪爐旁邊左撥撥右弄弄，烤的臉紅脖子粗，道釘可還欠着火候，沒燒透呢，浪費時間很大。

兩人一核計，說：『咱們多燒幾個試試看。』就捧了一抱料，約莫有三四十根，堆在洪爐上了。燒够火候，機器就一嘮一個的鍛了一氣，老崔可高興了。老張一收拾爐，

却有三四根料燒過了火，攤在火上，往起一夾搭拉着鐵水和黏着焦子燼。老張想：『這不行！照這樣下去，十成得廢一成，做一萬得壞一千，材料如今這麼缺。』

不用腦筋可吃不開，哪兒出的毛病就得在哪兒找。燒過了勁是火大了，先悶住點火；有的料漏進焦子縫看不到了，是焦子沒撐住勁，用鶴嘴鎬打一打這算初步成功了。於是又和另外兩班一商量，就都採用了這套辦法。不是還可以多往上堆料麼？三個班就一天一天的往上加，今天他這班一爐燒八十，你一接班就一爐燒了一百二十，我來二百，你又加到三百……躁着躁着，有一天老張一爐燒了五百根，第二班問：『上頭壓得太沉了，從底下夾得出來麼？』老張說：『你看，夾住兩根料，先往上一擡，擠個空，再一打轉就揪出來了。』

一爐燒五百，正合適。他們試驗過，如果再多燒上幾十個，焦子燒到時候一過勁，底火沒有勁了。

他們三班鍛道釘，在十二月，最多一天一夜鍛四千五百個；在研究中——也就是在一月，最多鍛五千六百四十個；到二月，最高紀錄是六千五百一十個。

因爲五百根料一爐的堆着燒，火苗不往上虛跑，不再浪費熱量了。這就又節省了燃料：焦子還是一天一夜燒七百五十斤，釘子可多鍛出百分之四十四點六呢。

還有好處，就是一爐燒五百，一班燒四爐。燒够了火候，加緊幹一氣，機器不用等

人，人也不用等火；在燒第二爐的時候，有了空閒，把機器住了，人也抽袋煙，既省機器，又省精力，也能抽個空察看察看機器上點油。

記者去找老張，正是收復吉林的第二天，他笑笑，說：『趕緊做，多出活，好隨着勝利讓咱們鐵道越鋪越遠！』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

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東光化學工廠的底子是個鐵工廠，『八一五』後，被日本人破壞一乾二淨。去年八月開辦的時候，滿院不是草就是磚瓦石塊；房子不是沒有門就是沒有窗，再不就是倒了一面。經理就和十幾個工友一同下手，草拔了，石頭搬了，房子也修補上了，廠子算是有了個模樣。

模樣是够了，但是還要造磷供給本市的火柴廠用呢。於是工友們又把爐整理起來，當地沒有磷礦石，就買好了骨頭做材料。製造吧，技師在學校試驗室裏試驗過兩三回，大批的製造還沒有下過手；工友呢，人是增加到四五十口子，其中只有兩三個知道磷能造洋火，但是沒有看見過什麼樣。趕到八月二十六號，到底把爐開了。燒了四個鐘頭，

通冷水器的管子細，塞上渣子，透不過磷的『瓦斯』來。於是技師從書上考察，工友們抱着管子鑽研，『三個破鞋匠，賽過諸葛亮』，換了個帶心兒的粗管子，有渣子塞上，拿心兒一通就下去了。由管子想到冷水器，又按上個氣管和水管，好去吹黏在冷水器頂上的雜質。到九月十八號開爐，上下通電的炭精棒是楔子插的，開了四個半鐘頭，燒斷了。過了三天，把炭精棒鏟成螺絲扣的，再開爐，又因為下材料時用力太猛，把絞刀軸扭斷了。

一天天摸索，到九月二十四號，摸出點明堂來了。爐裡燒出來的瓦斯，一過冷水器，變成固體，就沉下來。工友們一看，是一層黑灰，『扒拉』了半天才找出煙捲頭那變大一塊黃色的來，拿到外面，風一吹，呼呼的黃火苗着得挺高，這是『磷』了。那黑灰——粗磷——怎樣才能變成黃色的塊呀。用鍋燒開水，把黑灰倒進去，出不來黃的；放在水槽子裏通電燒，也出不來黃的；最後裝到面袋裏使壓力機壓，一面用熱氣吹冷水，吹到六十五度到七十度的樣子再用冷水把熱水換出去，這麼一倒騰，磷才沉到底上，變成黃色大塊了。——不過這時候開一回爐才出二十公斤，一月至多能開兩回爐。

今年一月間爐開了一整天一整夜，裡面的金屬通電版被燒化了。工友周德平（他是工會主任）的腦筋一直在爐上轉了好幾月，熱能生巧，他把這毛病捉摸透了，就改用炭精棒做，還怕不牢靠，又加上水流減熱，並且更順便把放渣眼聯想到，也改成炭精棒的

了。最近，天暖和了，爐外空氣熱，磚縫漏出磷水來，爐容易壞，時間不能持久。他就計劃耐火磚改用大塊，對縫的時候不能馬虎一毫一絲。工友趙明堂（他是工會副主任）見老周的工夫全下在爐上，他心裡一面佩服一面把工夫下在工友的團結和進步上，他想：『你專心搞爐上，我去推動大夥努力幹，這叫做雙管齊下。』通過老周，機器毛病少，就誤不了活；通過老趙，大夥一個心，幹得起勁，活出得多。就這樣，二月份，他們製出了磷的成品三百二十八公斤。經理說：『如果把爐改好，出不了毛病，一個月出六百公斤也不止呢！』

四月初，產量增了原料也得多，出去採辦骨頭的職員可手忙腳亂了。他每天東奔西跑，七拼八湊。屠場看看，飯館瞧瞧，這兒百十斤，那兒四五十斤。有時候就白跑一天道，買不回一斤骨頭來。真是『人多辦法多』，老工友孫鳳喬一盤算：工廠是自家的了，說話都有份，得想個辦法。對！他回家對四隣說：『有閒空可以搞點副業，你們檢點骨頭送廠裡去賣，兩下都合適。』在工廠裡他又動員大家也這樣做。過了兩天，是九號，呼拉呼拉一大群人，老頭，老太太，十幾歲的小孩子，都揹着麻袋送骨頭來了，一下子就收了一千多斤！他們送來的時候，嘴裏還說：『多虧你們想出這好辦法，我們有了營生了。』

造磷，這工作在××還是頭一遭，在東北據說也是頭一遭。困難是大而且多的，不

過宅碰上了『民主』就低頭了。東光化學工廠的成績在告訴你：『內外團結，齊心合力，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投 標 競 賽

鐵路工廠貨車廠修理貨車，一月份超過計劃百分之十五點七；閏二月才二十九天，去三天年假，再去掉有幾天木料沒有供上用所耽誤的時間，比一月份的工日要少得多，但是還超過了計劃百分之十。——這是他們立功運動的初步收穫。這成就是由好幾方面的努力湊合起來的，現在我們只說其中的一面：修車組的投標競賽。

破損大、最難修的車，大家說投投標，那組投的工少讓哪組做，完成了就記功。賣大力氣、早來晚走，哪組都是一樣的不讓人，不過一投標可要照量到各組的眼力如何了。比方頭一回投標，連有名的模範馬金鳳組都投『打了眼』，十二月二十六日那天，『一六七三二』號貨車進廠，中樑兩邊搭拉頭，邊樑也彎彎了，翅子（小橫樑）壞了五個，旁的組都投三十多工，他看十五工保險完成，結果做了十七工半。原來他忘了在室外幹活不大爽手，同時也沒有把起底板起幫板的工加進去。不過往後可細心起來，

又投了兩回，旁的組都投三十多工，他呢，一輛投十五工，十四工便完成了：一輛投十六工，九工便完成了，並且還節省了欠十磅不足一桶風（氧氣）。這末一輛車的半邊斜撞進去一尺多，錯錯着，別人看不透覺着需要卸下來，可費事了，他做過一回這樣的活，心裏有底，只要用『瓦斯』燒兩個橫樑，燒熱以後用力一頂就正過來，翅子勁頭小也隨着正過來，再仔細找一找齊就行了。

月一個模範喬鴻聲組也投了三回，第一次投七十五工，六十六工零五時完成：第二次投四十工，三十五工完成；第三次投四十九工，四十五工完成。

幹活憑眼力，可不憑粗心蠻幹。比如活來了，你不看毛病究竟在哪、破損有多大、先收拾這、後修理那，就埋頭下手硬幹，一定會碰回來繞大彎：一調理翅子，橫樑撐着勁；弄弄橫樑吧，中樑還彎彎着呢。別人看得近，你就看得遠，別人一研究，覺着在節骨眼上費一道手就行，你看簡單了，光動手沒用腦筋，三道手也不一定怎麼樣。

幹活憑一個調動勁，可不憑沒有次序亂下手。好比邊樑有好幾處彎彎着，你要會計劃就把四五個人調動好，分四五個地方堆木拌子點火，一個人守着—地方，哪兒先燒紅了就先在哪兒做，這兒打完了，那一塊也燒紅了，接得上勁，不浪費時間，如果人都緊着一塊燒，就會光等着着急沒活幹。又好比劈木拌子，光劈不燒，燒時也得閒着，不如隨劈隨燒，劈完了木拌子，活也燒紅了，你就下手乾打吧，也是一個算計勁。

幹活還憑小組團結，四五個人合了手，什麼活都順利。這用不着細說，你看第十二組五個人，心不大一致，分配活時組長怕得罪人，活也就落在旁的組後頭了。

這些經驗原來大夥沒注意，就是閱歷多的組也沒想到這一點需要告訴別人：『都是多年的手藝人了，誰還不明白這一點。』這回一投標，一照量，可提起大家的興趣來，能運用過去的經驗，不一定累得直不起腰來才能立功。大家就注意人家——好的組怎樣看，怎樣做，怎樣調動。

王吉臣組幹活也經常讓旁的組落下，不過他們有心眼，處處留意學習。第一次他們抱着學習的態度投的標：『活是沒有十分信心，拿這事學學徒吧。』投了三十五工，做成時却漲出了八個工。不灰心就行：第二次投了四十五工，中間曾調出過三個工，以四十八工做成了，正好完成計劃。雖然做的有幾處不大平，可是這一步進得真不大離呢。大夥一看王吉臣組成了功，心裏也有了底。好好學人家的經驗，閱歷就能立大功。早先，一開頭投標競賽時，有人說：『要投標的話，大功光叫有經驗有技術的組立了去，沒有別人的份了。』現在也不再言語，只留心怎樣接受和運用人家的優點了。

把投標開始到現在，各組每次所投的工數拿來比一比，就看出大家心裏的底已經都差不許多了，也就是說，經過投標競賽提起大家研究工作眼力和調動的興趣，並把大家在這一點上推進了一步。——第二次投標，雷鴻聲組七十五工投的，六十六工零五時完

成，參加這次投標的有十三組，有六組投一百工以上，其餘太都是九十工，最多的投到一百二十五工；最近一次投標，參加了九組，二十五工投中的，其餘呢，二十八工兩組，卅工三組，卅五工、四十工各一組，有一組原是拆車組，新調來沒有修車經驗，投的是五十五工。

另外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就是好的組怎樣起帶頭作用把較差組的水平提高。馬金鳳說得好：『投中幾回大家興趣高了，往後明看三十工就投三十五工，好叫別人做，大家一留心，活都能幹到好處，全廠工作就提高了。把別人捧在一邊，光顯着你一組能，那算什麼模範呢！』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三日

兩個火車司機

每個機車組有九個乘務員，分三班。開車的時候，一班下手，兩班在家休息；檢查修理的時候，司機負責檢點，乘務員全體下工廠。——這叫做三班包車制，是鐵路局規定的新民主主義的生產負責制度。舊社會統治階級壓迫剝削工人，多層管制還嫌不嚴，哪能够把整個機車放手交給九個乘務員掌管；如今國家政權由勞動人民領導，工人沒有

專責就不能有組織有計劃的發揮力量。

哈爾濱機務段有一輛一〇四〇號機車，這個機車組的負責人是司機長季祥雲，他是個開車的老手，經驗有，技術高，不過情況一變，腦筋發死一時轉不過彎來，在搞好工作的辦法上有點『斃手』（沒有辦法）。過去給敬德開車，是爲了混飯吃，幹一天說一天，對付三十天就拿一個月的工錢，好養活一家老小；工作好壞不用提，開開散散，出了錯往外推。現在爲新社會的建設而工作，路局實行了包車制，有計劃的搞生產負責制，儘量發揮民主集中的有組織的力量。不過機車是死的，有技術就好辦；八個乘務員是活的，指揮得不合適既不出活計又會鬧意見，有點不大好辦。季祥雲就在這上面撓了頭（沒有辦法了）

想不出新辦法，他就把舊有的老辦法死硬的搬上來了。他想：對付一下子吧，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只要完成任務不出事故怎樣都好。於是對調皮些的人就是不幹活也不去管，採取放任主義；遇見老實人就求他多賣些力氣；手勤快的人對調皮的人有意見向他提時，他就說：『幹活也不要積極過火了，搞太好了，全段嫉妬咱們。』

就這樣，一〇四〇號機車組裡大家心裡的意見滿多，工作散漫，疲疲塌塌沒有生氣。

六月間，領導上月派一個司機到這車上來，叫唐俊閣，他有一個時期脫離生產搞職

工會工作，也入過學校。一到車上，季祥雲就說：『老唐你看，大家不受我指使呢。』乘務員也說：『司機長不開會，活計隨便幹，也沒有個準章程。幹的不對，司機長不給正面指出來，只是瞎得得（說閒話）。』

唐俊閣注意聽取大家的意見，知道是季祥雲的領導方法不好。就找他去談，季祥雲說：『無功無過就是好開車的。』唐俊閣說：『我到「八一五」才升上司機，經驗是你多。業務你掌握，學習我帶頭，搞好了大家有成績，又是你領導的。』

唐俊閣首先鼓勵大家的情緒，說大家幹出成績來，我寫稿。有一回擦車破布沒有了，司爐提出：『割草代替，節約不領布條了。』一下子割了二百三十捆草，就真的上了黑板報，大家很高興，季祥雲也點點頭。

唐俊閣又主持開檢討會，討論工作計劃和分工問題。比如三個班在擦車的時候就分三部分：上部鍋爐皮，左、右走行部。他說：『車頭乾淨不乾淨，遠看鍋爐皮，近看「甩子」（走行部），有一班擦的不好人家就看不上眼。』他更動員自己小組起模範帶頭作用，拿擦車來說，他們經常擦，在站停留時間較久就隨時擦。有一回擦完自己的一部分，一看另一部分還很髒，也給擦了。回段見着那組的人，說：『我們擦順了手，搶了你們的活了。』這樣一來，三班就開始不分彼此，自動幹起來，也不再等旁人督促了。其他的活計也是一樣，總之，大家有了團結氣象，分工明確，也好訂計劃。

季祥雲一看大家情緒滿高，自己更把多年的經驗技術施展出來，在省煤上他是出名的，大家一研究和推廣，十六天裡就省了二十二噸煤。季祥雲笑了：『光一個人節省，可省不了這麼多！』

一〇四〇號機車省煤的消息上報了，大家不但沒有嫉妬心，還說這個組再努力把力有攆上毛澤東號機車的希望呢。季祥雲說：『這是老唐的功勞。』唐俊閣說：『成績都是大家努力幹出來的。不過領導人更要多想些辦法。過去咱們工人沒掌握過領導和計劃，現在要慢慢學學。』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礦山催車』的事是怎樣解決的

礦山裡一來電話催車皮，牡丹江鐵路分局車務科陳傳生就撓起頭來，像個熱鍋螞蟻，無論如何總想不出法子及時把車輛掛過去！——這是近幾個月的事。

陳傳生在牡丹江鐵路分局擔任車輛調度工作，一年多來工作挺順心，車輛逐漸比從前多了，行車也從無計劃狀態走到『定點運行』，這是全路員工向正規化共同努力的結果。他自己和其他的調度員們則在其間起了積極骨幹作用，由於配車上有成績，經上級

批准大家立了集體功，又另給陳傳生記一次小功。

行車一走向正規，發車和到達都有準確時刻，不早到也不晚點，調度員們大都覺得很輕鬆，按行車表行事，既安全又省心。但是新問題又來了：從礦山往外送煤，每天需二百多輛車皮，且要在晚十二點以前發出去；到牡丹江來的車皮倒也不少，足夠這個數目，不過總有個五、六十輛趕不上『定點』，使當天無法發車，只好等待下次。於是，每天要有幾十個車皮經常停在車站上『睡覺』。所以礦山的電話一來，陳傳生總着急。有人勸他：『告訴礦上我們是『定點運行』，車皮無法湊足，他們也就不來催了。』陳傳生搖搖頭，他覺得那邊車皮不夠，這邊車皮閒着，對人民鐵路來說是『合不來』的。今年九月初，哈牡兩地動員員工試驗新行車制度，這制度的特點是打破貨車『定點運行』，調度員要主動去掌握車輛週轉，儘一切可能與努力按定點提前到達。牡丹江鐵路分局一傳達並動員實行這個新辦法，陳傳生就像吃了涼柿子一樣，高興得幾乎跳起來：『從今天起，礦山再不用催車皮了，只要一面坡來了空車，馬上調過去！』

無論什麼事，在有了新的改革時總有些人跟不止，他們常常有意無意的挑新辦法的毛病，而不是積極的從發展上去看問題。比方分局調度員中就有人講：『列車沒有定點還不走的一場糊塗？我看非出大事故不可。』陳傳生一向積極想辦法，心裡有這體驗，就說：『光拿礦山調車的事來說，新辦法就靈活得多，咱們認真大膽，照指示做

去，我想不會有錯。』

大家集中力量試行新辦法，結果在短期內有了很大成績，每輛貨車的使用效率一下子從六、七天週轉一次提高到四天。最明顯的是發往礦山的車皮，既及時又順手，他們好多日子沒有來電話催車了。成績既然擺在那裡，調度員們的思想也就都轉過來，這個說：『過去咱們調度員只會跟着列車尾巴跑，如今一下變成列車指揮員，叫說怎么走怎么走。』那個說：『這份調度員越幹越有意思，哪裏車來哪裏車去，哪裏車能提前多少……都看咱們心裡是否靈活，調度是否科學，有了成績是自己的創造。』會挑新辦法毛病的人也連連點頭道：『行車由調度員負責指揮，所有的車輛運行都在心裡計算着，哪能讓牠們出事故。更有把握的是密切聯系司機司機們，連機車的狀態都一清二楚呢。』

陳傳生到哈爾濱開會，聽到各地員工講關於試驗新行車辦法的報告。所有的先進分子都覺得新辦法解放了自己工作上對機動性的限制，好多有保守思想的人也認清了這是根據東北情況的發展，而創得的成績。陳傳生說：『全路實行新辦法，像礦山催車的事不知要解決多少呢。』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與王剛同志合作）

爭 功 臣

張紹武是鐵路工廠車輪廠洗軸頭組廿多年的老工人，一向沒說沒道理頭做活，與手（好幹）的活幹多少，費手的活也幹多少，總是個『無功無過』。洗軸頭組一共八個人，分四組，每組往快裡說是一天洗個八九對輪子，趕上活不順利也就出個兩三對。有的工友喜歡講笑話，就說：『好像他們背地裡核計好了似的，誰也不准多出活。』

立功運動一開展，各廠工友自己討論條件，自己評功。張紹武想：七一選劳模時因為自己不大介意，牌子讓旁人得了去，看活計變我並不比他弱，而努力，就能賽過他。剛討論完條件，他就說：『賣老爭功臣，看咱們老工友的！』

在車床上他和王興河就心思把活怎樣幹好了：他自己有經驗閱歷，王興河年青腦筋快技術好，四隻手合起來就能成個聖人，對！他們精神一緊張，時間自然抓緊了，活一來，該上刀（鏟）的就上刀，應用鏟的就用鏟：活一完，馬上招呼吊車，把成品卸下來換上新活，工作又開始了。過去上刀光上刀，光看機器轉，人在旁邊閒着，現在雙管齊下，前邊走着刀，後邊趕着鏟，縮短了一道手的時間。還不能淨求快不管質量，兩人互相常提醒：『細點心，交活時不要讓檢查員打（退）回來！』

二月十四日，張紹武組上了黑板報：十三日一班出了十二對，打破紀錄了。十五日他們又出到十三對。這時，壞人想打擊他，嚷嚷『老張投機鑽空子！』他笑了笑，心裡想：『說啥也沒關係，咱們是爭功臣，真金不怕火煉！』

有人專挑他的毛病：『你做的活太慌倉，產量多，質量可不一定好。』意思是：『你何必出那們多活，賣那們大力氣呢？』

工廠領導上看到這一點，在大會上說：『老張一天鑄十二三對，因為活出多了也許質量上差一點，不過還沒有打回來的，這就是說差也就是差個一星半點的；老張能把數量提高了，再一使勁，質量也一定會隨着提高的。至于旁的組呢，心用得細，活出得少一些，不要緊，咱們大家加勁幹他！』

二月十八日，老張輪到夜班，沒有活做，擦了一班機器。二十日活來了，他對王興河說：『咱們晚點走，幹出兩天的來，把十八日的空子補上。』晚四點上班，應當十一點下班，他們幹呀幹的，小雞叫，亮了天，六點十五分機器才住。這一班都趕上費手的活，不是電鏢，就是篋瓦；電鏢補的輪邊最難鑄，得一點一點吃刀；燒了軸瓦，了輪面的也頂費手。雖然做出來的數目是十二對輪子，却是兩天的活。

旁的組也暗自使勁了，不下真工夫可不行？紀簡、孔繁興組十九日出十對，廿一日出十二對，廿四日出十六對！王雅儒、杜振太組廿四日演劇公休沒上班，哪能讓文娛活

動就誤生產呢！廿五日的夜班，第二天早六點半才走，出了廿對。徐邦運、許均祿組技術差一些，最高紀錄也到了十一對。

老張說：『自己個兒立功的心始終沒退，大夥立功的心也都起來了。』

不錯！你看看，現在是這樣的：如果誰的活計不供手，誰就出得少；誰趕上活計多，誰就不少出活；今天你多做一兩對，明天他努把力，又趕上去。大夥都在努力爭功，這樣的功臣真光榮，看光榮落在誰手裡！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史雲普怎樣保護鐵路

解放軍的旗幟插到瀋陽、插遍全東北的時候，從前綏到後方、從戰士到人民，都沸騰在勝利的賀典裡，都盛談着人民怎樣贏得勝利。其間，我記下一個五十二歲的老養路工保護鐵路的故事，這故事出在距新立屯十四里的蒼土車站上。

錦州勝利的前夕，敵人正從瀋陽出來企圖破壞我們的鐵路運輸線。某日，晚九時，在蒼土車站的養路工區，砲聲愈來愈近，辦公室裡只有五十二歲的老養路工史雲普和柳萬才兩個人。史雲普給阜新工務段打電話請示辦法，電話裡的聲音是：『我們馬上派車去，把工具運回來。萬一來不及，你們就隨時主動把牠保藏。』

時間過得很慢，一個飽彈在屯子附近炸開了。史雲普站起來說：『我們不能再等了，趕緊保藏工具！』他尋思，藏在一兩家裡，工具太多；分幾家藏，時間來不及；他和柳萬才一商量：『對！埋到院裡菜窖去！』於是兩個人鎬動土開出八個大棧，四個螺絲把，：大小工具，共四五十件都埋在菜窖裡的地面下，用腳踩了踩，蓋上一些浮土，用手摸了摸，又亂撒了幾堆碎草。回到家裡，正好十點鐘。敵人在十二點左右進了屯。時間過得很慢。第三天夜裡，史雲普的屋門被踹開了，十二個敵人闖進來，拿刺刀逼着他：

『你就是姓史的，叫史雲普？奶奶個×！叫老子找好大半天。』

史雲普爬起來，一邊應着，一邊問什麼事。

『奶奶的！別裝胡塗，把段上的工具拿出來！』

『工具統統裝火車運走了，我這兒哪有什麼工具。』

『胡說！』一脚踢過來，老史打了個『跌歪』。孩子哇一聲，在炕上哭了。

『老子打聽過多少人，都說工具在你這裏！你要不說，就斃了你這狗娘養的！』

史雲普這時看見仙手裡拿着手槍，黑森森的對着自己。心裡說：『錦州馬上就會叫我們解放過來，你們還能够在人們頭上踩幾天！你說問過多少人，人心向着共產黨毛主席，誰也不會對你們漏半句真話！』但是，他還滿臉笑着，假裝認真的對他們講：『你

間過多少人，那就正好！裝運工具的時候大家都看見了。……」

——沒容這句話說完，一句『奶奶×』，順手就是一下子，史雲普的雙手被打流血了。一隻長槍也逼過來，冷森森的刺刀正對準他的心窩。

史雲普在老婆和兒女的哭泣聲中，仍從容不迫的說：『工具他們拉走了，你們打算要我這條老命，我也沒辦法。』——這時，他的心裡明鏡一樣，信念好像鐵打鋼鑄的，在急風暴雨裡沒有半點動搖。他看見了微笑着的毛主席，看見了歡呼着的勞動人民，毛主席和勞動人民鼓舞着他。

這一堅決抵抗哄過了狡猾的敵人。次日，敵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在辦公室的角落裡找到了一隻五寸長的起釘器和一把鐵錘，拿去破壞鐵路。沒有工具還不是白搭，累出幾身臭汗，不過拆掉六根道鐵。敵人賭氣把道釘螺絲一扔，強拉幾個婦女來，在橋底胡亂堆了幾把稻草，放火燒了一通。軍官急眼，也不過乾瞪腳，罵着奶奶、說着阿Q式的話：

『要是兩個欄板，我把鐵道從這裡一直翻到新立屯！』

敵人再想找史雲普時，史雲普家的說：『叫你們拉出幹活去了。』其實，史雲普早已到半里外的秫稻窪裡躲藏起來了。

我沿路眼見鐵路員工奮不顧身恢復交通時，正好遇着這位寧死不屈的老英雄。他身

個不高，手和臉都滿佈着皺紋。他在鐵路上已工作了三十多年，他十三歲的大孩子就是在蒼士站上長大的。他說：『工具就是咱們的手，咱們的手不能給敵人做事。』他說：『在咱們的心裡，早就向着共產黨毛主席：八路軍堅決打日本時，咱聽說過「八一五」解放時，咱看見過和泰路工一樣辛苦的人民鐵路局長，咱也親身體會過共產黨對勞苦工人的領導；反動派打過來的時候，咱同獨立師一起破過鐵路，阻止他們屠殺老百姓。』他又說：『咱這回來阜新領工具，趁着還沒有到上凍的時候，把鐵路綫恢復好，保證給前方運輸，早些打垮蔣介石。咱耳朵雖不好使了，眼睛還明亮，孩子長成人的時候，看那個幸福勁吧！』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

『濛東八分』

韓忠柱在瀋陽鐵路工廠鏟了十四年『螺絲對』，鏟滿時也好，國統期也好，一向慢騰騰的：活計少的時候伸兩把手，活計一多，就推說『忙不過來』。他今年四十九歲，是個三十多年的『老鐵路』，但是根據過去經驗看來，他除了對『磨洋工』很『在行』（內行）之外，好像沒有什麼出色的本事。解放以來，有人說他變了，有人覺得共產黨

會『返老還童』術，所以他又年青起來。爲這個事，我去找他，他說：『這兩種說法都不對。說變老，變的不是我，是天下變了；說共產黨會返老還童，也是沒有的事。』接着，他拍着我的肩膀道：『我跟你談談。』下面所記的，就是他所說的。

X

X

說起這句話，是二十七年前（按即一九二二年）的事了，我在山海關橋梁廠。那時還是軍閥掌權。每天上班、下班、到月頭領工錢。工廠裏有個廠長名叫陳洪經，有個監工的名叫趙壁，我忘不了，也不會忘了這名字，他們不懂什麼技術，但是對待員工可毒辣了，到廠裏上工，先得買禮物送他。不然你縱有天大的手藝也混不上這盞飯吃，在考工的時候亂挑毛病：『一腦袋黃膠泥還沒退，就想進工廠嗎！』在廠裏做工時，說不上爲什麼，你把試做的活計遞上去，他連看也不看的往地上一扔：『這叫人做的活計嗎！』他一挑出毛病，就叫三個大兵來，兩個把你按在地上，另一個掄起軍棍打屁股。我親自受過，但有什麼辦法呢。……

辦法是有的，不錯。那年，有一個人我們大夥管他叫郭同志的，來到橋梁廠，大家在院子裏集合，他站在凳子上講話，讓大家組織工會俱樂部。郭同志這人可好了，老是笑呵呵的，他摸準了工人的脾氣，就是你心裏憋着天大的氣，一看見他也雲散了；就是你膽小到像耗子一樣，一見到他，也像有了『主心骨』，馬上把拳頭攥緊了。

不幾天，工會和俱樂部組織起來了。我們一個人出一毛錢會費，用這錢自己在外邊租了一所房子，就是俱樂部會址。好音樂的，在裏面吹、拉、彈、唱，有各種樂器；好練武術的，在裏面練習拳腳器械，也有刀槍、棍棒；最受大家歡迎的，就是上大課，學技術，學常識。技術上的知識跟大家的活計有關，過去不知道怎樣做，不知道原理，現在有的懂得了一些；常識呢，就講些工人自己的事，什麼不應當打罵工人了，不應當拖欠工資了，更說到工人的心坎上。一到禮拜日，工人去的纍纍行行，擁擠不動，從俱樂部回來的都說『特別長見識。』

說也奇怪，自從有了俱樂部，陳洪經和趙璧可變樣了，不敢那蠻兒，遇見工人像個『避貓鼠』一樣。大家覺着只要有了自己的俱樂部，就有力量，沒有一個人感到孤單。

那時候就有灤州大橋，橋東屬張作霖管，橋西屬吳佩孚管。長辛店罷工勝利以後，趕走了壞總管，工人加了工錢，這消息馬上傳到山海關來，大家在俱樂部開會，也商量罷工的事。那幾天可熱鬧了，有幾個工人把軍棍拿到自己的手裡，大家腰裡也掖着一把斧子。工廠的煙筒也不冒煙了，沒有一個人進去上工。大家提出的條件很多，我還記得有一條是要求每人每天加薪八分，你問工人裏的老『山海關』們，不會忘了『樂東八分』這回事。至于撤換陳洪經和趙璧，只不過是所要求的幾條中的一小條罷了。罷工一開始，他倆就逃的逃竄的竄了，他倆不能不知道：那麼多工人找他算賬，還不是手到擒

來，只要一句話嗎。

『天下工人是一家。』這句話說得很好。我們一開始罷工，長辛店大廠和開灤礦上的工人馬上派人來助陣，又送來好多錢支援我們。——這跟我們現在積極生產支援關裏的戰爭一樣——誰家沒有米下鍋了，就到俱樂部領點糧食熬鍋粥喝。

一直罷了八天工，我們成功了，大家更愛俱樂部。

工人都是老實人，達到了要求就心思再怎樣把俱樂部辦的更好。有一天，『忽拉』一下來了一隊兵，把俱樂部的主腦人抓去，用封條把門封上了。打鐵房裏有個叫楊寶昆的工友，也叫他們抓走了，一直沒有下落。不久把我轉動到豐台，才聽說『槍斃楊寶昆』的話，我問是怎麼回事？有人告訴我說：『官面（官方）說他是土匪。』原來這位每天與我同出同進工廠幹活的老老實實的打鐵匠，叫軍閥們給槍斃了！我不想說我的心裡是多麼難受，你好好把這件事寫上，告訴年青工友們這筆賬：爲我們辦工會俱樂部，有好多老前輩流了血犧牲了！

我在軍閥手下做過工，我叫日本鬼子支使過，國民黨統治的時候我也在工廠裏混飯吃。樣樣事我心裏都裝着，樣樣事我也遇見過，就是只認識了一位好人——那位郭同志。我想世界上除了工人兄弟，大概只有他這麼一個好人了。解放軍打下瀋陽，共產黨人來了，上大課，辦工會，演戲，……我心裏可樂了。我心思，我一定能見着那位郭同志。

我今天才明白，爲工人辦事的是共產黨員，許多老前輩用血給後人開了條路，所以解放以後工人才有好日子過。

前幾天，我給廠長上了十條建議，提出十條提高生產的辦法，這辦法不是我現在臨時想出來的，只是多年留心的一點經驗。比方鑄鋼螺絲之前要燒紅了，用稻草灰悶一下火（不悶火時鋼螺絲發硬，一天只能鑄數十個，悶過火發軟，一天能鑄三百個以上）；卸『螺絲對』時可以用燈爐子燒（過去一向用瓦斯把『螺絲對』燒斷，浪費很大，現去燒一下螺絲母，冷縮熱漲，可以退下來）。頭一個是日本法子，失傳了多年，領工的忘了我沒忘；後一個是咱自己的經驗，早先日本人說『一付『螺絲對』五塊發財』，咱就知道可以用這法子，但誰能給他們省這五塊錢呢，就只在心裏存着。

誰跟你說我現在的工作比往常超過五、六倍的？我前天從破鐵堆裡找出一個三馬力半的電滾來，按到我的床子上，動力的勁頭大了還能多出活計，現在一天出二百五是比往常多的多，但是換好了電滾能够兩天出一千。今天早上我還去催修理股趕快給我換上呢。

我自己始終也沒有變，對咱敵人——日本子和國民黨能不磨磨蹭蹭嗎？工人有了共產黨領頭，幹出活來就是自己的，能不多幹多想辦法嗎？提到『返老還童』，我說我的心也本來沒有老，『老前輩的血，變成今天的局面。』雖然我今天才弄明白，但心裏

始終沒忘『濶東八分』那件大事呢。

兩幅模範像

模範鐵工廠的兩位模範——王家駒和呂慶祥，一樣的虎鉗工，模範又都是一等，然而性格和一舉一動可差得很遠。不信你去找他們，一看就明白了。現在我試着畫一畫他們的像：

先畫畫王家駒

不到三十歲，腦門子又寬又亮，眼很深，滿精神。手裡動着工作尺，配着說話的『點』。他的話乾脆有力，跟他手裡拿着的尺一樣有分寸。

他把事情看得透，辦得公道。二月間他剛到模範工廠，工友王少伯幹活情緒不高。一看，人家幹活一點也不軟，可是工資訂的比較低——是因爲僞滿時沒有人情的原故。他說：『你好好幹，我保證你能够增加工糧！』果然，王少伯有了成績，他提出來，經理批准了。現在王少伯也成了模範工廠的骨幹，選上二等模範了。提起話來，王少伯就說：『沒有王師傅（王家駒）哪有我這二等模範。』

有了他，大夥幹着起勁，縮短了工作時間。整理全廠的機器，計劃三十多人，半個

月完工。他說：『太慢了，咱們分組，大夥競個賽，看幾天完成！』分了六個小組，『七查克查』三天的工夫完成了十五天的任務。二月間，東光化學工廠來修理赤燐鍋上的管子，四點鐘才拿來，廠長找他，他說當天完成任務，廠長不相信：『還有半個鐘頭，完的了嗎？』他對大夥說：『突擊一下！大夥一使勁就出來了，省得耽誤他們明天生產。』對，人多手多配備好，再加足了勁，下班的時候，剛好做完。第二天早晨把活送到化學工廠去，化學廠伸出大拇指頭來！

再 畫 畫 呂 慶 祥

他有四十多歲了，臉上的皺紋寫着他的工作經驗。他說話聲很柔和，讓你願意跟他親近。他走道有點頓，是右腿鬧寒腿，下半截麻木，但從沒有因這個誤了幹活。

在他手裡沒有不能做的活。他下苦心鑽研。活怎樣幹合適？活怎樣幹出的快？他說：『只要你誠心誠意幹，什麼活都幹得出來。』那回到×縣修理鹽田的水泵布跟大水門，他跟王家駒、王少伯三個人去的，那個活，僑滿時代有五個廠子都說不能修，他們計劃一個月的時間完成它。泵布鏽得『繃繃』的，拿都拿不下來。他說：『把膠皮墊燒了不就拿下來了。』照着他話做，果然行通了。空氣泵裡大水輪的桶圈鬆了，水門漏氣，也給改造了。他們七天把活做完，沒等一個月的時間，不耽誤產鹽。並且機器的老毛病沒有了，一個月還能多出三百多噸鹽。

他最肯幫助人，別的工友有不會做的活，他詳詳細細的告訴他，還不明白，就給他畫個圖。他說：『你有經驗不告訴人，別人遇到困難還得費一份腦筋。』

他更愛護自己的工廠和工具。他說：『現在不同了，沒了工廠也就沒了工人，因為工廠是自己的。工具呢，好的工具順心遂意應手使，你不好好保護工具，有好手藝也吃不開。』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八日

劉英源的一、二、三事

東北職工總會在瀋陽開第二次執委擴大會議，電業勞動英雄劉英源是常委之一，也從長春趕來參加。這天剛吃完午飯，大家在屋裏休息。劉英源坐在靠窗的沙發上，李立三、張維楨兩同志也坐在那裏。

立三同志見老劉戴着老花鏡，粗壯的大腿上放着一張東北日報，就說：『你近來學習的怎樣呀？』老劉說：『現在看報不大離，早先識幾個字，但是看不下報來。一有了黨的培養，我覺着進步很快。』

老劉在瀋陽還有八十歲的老母親，有十一年沒見面了，張維楨同志知道這回事，就

問他找到了沒有？他說：『我到劉家牽園去找，說是搬到鄉下去了，叫弓箭堡，離瀋陽有四十里地。』

立三同志說：『四十里不算遠，明天派汽車送你去。』老劉說：『見着老母親，他一定想不到。兒子今年五十一歲，受了不少輩辛苦，前年在哈爾濱被大家選上勞動英雄，現在又當了廠長，孫女也上了子弟學校！他怎樣也不會想到有個廠長去給他拜年，並且這廠長就是自己的兒子！』

又談起在長春的工作來，老劉說：『一切都挺好，就是有一位區長同志說我架子太顯不起他。』『怎麼回事呢？』『這位區長到廠裡拜年，走的時候我送他下樓梯，區長說：『老劉不要送了。』我說：『對，就不送了。』事後說我沒把他送出大門來……』。

聽的同志都哈哈笑了，老劉說：『我自己也爲這事檢討了一夜，就是檢討不出什麼大架子思想來。』大家又笑了，立三同志說：『這是有些同志對工人階級這種直爽的性情還缺少了解的原故。大會上不是對培養工人幹部有了決議嗎？有了大量工人幹部到政府機關中去，大家對這作風就會熟習，而且知道它的好處的。』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

搶修長瀋路

『電桿、枕木一根不剩』，

『連五米長的小橋也無一座完整的』，

『賣票房子，燒倒兩面牆』，……

這三言兩語，活畫出一幅長（春）瀋（陽）鐵道線路紀念圖來，也說盡了鐵路員工們的心事，說是『紀念圖』，因為那畫面已經是過去的景象了，如今瀋陽到四平在二月一日正式通車，四平長春間也快接軌了……。我現在報告一下瀋陽工程隊怎樣搶修瀋陽到四平這段鐵路。

×

×

×

原來這一支工程隊——瀋陽工程隊，是由沿綫各養路工區員工，加上路局裡的工程師，自己組織起來去修路的，老區也派了兩三個人，不過給他們做個參謀罷了。

瀋陽解放四、五日，他們就核計起修路的事來。這時是『傷心』的國民黨反動統治期已過，雖然看着這條破損的綫路還要『痛心』，但是『痛心』一遇到共產黨的領導，馬上變成『決心』。有人說：『瀋陽一解放，東北的事就剩恢復建設了，我們應往長裏

計劃。』一人說到好處，大家拍手不絕，所以當路局號召歸隊時，每個養路工早已準備好了自己的武器：鐵、鎚、筐架樣樣俱全。單說昌圖老工友牛世恒，一下就從自己家裏創出好幾十件工具來，其中既有槓棍又有『起道機』，都是養路的專門傢伙，鐵工具身上還帶着泥土氣，看來真是興奮人心。工具也和活人的勢力一樣，黑暗時代都潛藏起來，一旦逢到『天日』——工友們喜歡叫共產黨毛主席爲『天日』，就躍躍欲試，擦拳摩掌。

說幹就幹，幹起來不善。已往在舊社會裏，說了多少『加油』『吃緊』的字眼都是唬弄官僚統治者的，雖然他們也曾滿意過，但那實質上却是『面子活』——表面上看着熱鬧而已。一位鐵嶺的老養路工說：『二十天工夫人手還不齊，就把路基石頭子一氣整理到四平，這是個見面禮，表表咱們對毛主席這點心意！』有人講如果拖他幾天，趕到天一上凍，這點活計非拖兩個月不可。因爲馬上動手，一人一天能扒平三十五米，地凍之後，平上四、五米還得使盡全身之力！這類見面禮，一直做了個把月，在正式修路的命令下來之前，員工們自己就把線路從鐵嶺延長到開原，恢復這三十多公里鐵路的人力、物力都是自力更生的。

趕到正式開工這天，那場面可就更偉大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想把心血、力量發揮到飽和點上，場面能不偉大嗎！

這裏，咱們看看從二十孔六百六十米的清河大橋，一直到四、五米的小橋是如何架過鐵軌的：

冷天氣，零下十來度，人聲喊，大地動，木工鑄、刨、鋸、斧，木片賽過大雪紛飛；鐵工錘、鑽、燒、鐸、叮叮噹噹，火花壓下照明燈，風箱吼過風捲雪；抗枕木的，黑影暗暗，好似走馬燈的旋轉；扣道鐵的（註），在高架子上來回奔走活像穿梭。人，交織着：光，交織着：火花，也交織着。忽然有一領工的喊道：『這段活計交代了！』大家不覺呼一口氣，用袖子抹抹臉，頭上冒着熱氣，有水滴到衣襟上，不知是汗水流臉還是雪水化的。有人伸手把帽子摘下來，另一個伸手把牠壓住道：『你小心受了涼！』又一個拍着他的腦袋道：『你去說別人，你的帽子呢？』原來他早順手丟在一邊了。

橋樑是不能耽誤線路的，工程師們都算計好了，線路一到，橋樑已通，火車『鳴』『鳴』叫着，幾車皮枕木又給前面供給鋪路的工友們送去了。前面是怎樣鋪路的呢？

一句話，是『鋪一步進一步』。後面緊跟着『基地』，『基地』就是噴氣拉笛拖着重車的那個大傢伙；火車，他及時走上新鋪好的道路，一步一步，送上枕木和道釘去。抗枕木的，挨次把枕木放倒在牠的床位上，上鋼軌的，就將這『細高挑兒』（指鋼軌）的位置矯正好，於是打道釘的人掄起大錘，送材料工具的人又把應有的傢伙拿上手來。這都是同時進行的，像個活齒輪，一齒咬着一齒。你如果是個『外行』在這裏也許看

花了眼，這是多麼有組織、多麼『萬衆一心』呀！

在這修橋鋪路的齒輪裏，有許多起骨幹作用的人和組推動着牠，使這齒輪飛轉起來。於是在一個工作階段上，把四十天的工作縮短成三十一天，使接軌的日子提前九天。這些骨幹所起的英雄作用如何，你來看：

耿忠義、朱士安、尹相臣和他們那幾個工區的工友們，大家一抱團，就像個『三頭六臂』，哪有『撓頭』的活計，哪就有他們在活動，因為困難一碰到有組織的力量，就自動低下頭來。朱士安說：『我們這個組裡找不出特殊的個人來。』這話說的真『到家』，比方在『節骨眼』上，他們打了兩個夜班加點，連夜把橋樑線路鋪好，第二天不就誤往長裡伸長線路，全組工友說：『這次不加點可不行，咱們累點不要緊，鋪路的工友明天好接着幹下去！』尹相臣那一組的情緒更明顯，隊部說：『這座橋比不了旁的橋，黑燈下火沒有照明燈，不要加點了。』他們說：『有現成的月亮，還要什麼燈。』趕上月亮地的確是巧事，他們可也盤算得週到。有一回工程車車頭出毛病，來晚了兩個鐘頭，一看站裏忽然多了一條倒車側線，『昨天收工時還沒有呢？誰偷着加了夜班嗎？』不，這是他們『爲了爭取時間，不讓空過一分鐘』的成績！

通車以後，一位老工友指着火車乘客說：『大家都關心這條大血脈，出力的不僅只鐵路員工。』正好有一位八面城的老鄉在，他說：『我們那裏都知道工程隊得了獎旗

呢！』這血脈能溝通各地的物資，老鄉們怎能不關心！

昌北縣民工剛來幫助修鐵路的時候，活計與莊稼院不同，手生不出成績，但經過幾天鍛鍊，幹着不費勁，有一天扒了六公里石礮，也趕上老手了。開原民工填路基也填得很踏實。昌圖的百十輛大車，揚起鞭子就走，在火車頭不『趕踏』時，出了很大力氣。工程隊廣徵人力，一到開原縣職工會，馬上來了應援：四十位木工，三十位鐵匠，他們出力不小，興趣滿高，現在覺得『學會幾樣手藝，長了許多見識』。

二月一日，瀋陽到四平的第一列火車通過了。幾千隻鐵路員工的眼睛看着牠那沉重的身軀平穩的奔馳着，眉眼笑了，心也笑了；多少人的心血，集合起來，復活了這條血脈，如今牠開始為廣大人民服務了！慶祝通車的松花牌樓底下，也擁擠着一群農民、農婦和小孩：『這回恢復它，是永遠不會遭到破壞的！』

（註：在橋基上用正反交錯起來的鋼軌鋪上橋身，以架枕木和鋼軌，做這種工作叫『扣道鐵』。）

一九四九年二月九日

『我看到了覺悟的力量』

在舊社會裡，工廠裏的工程師們一向坐在辦公室裏，設計圖樣也好，做生產計劃也

好，大抵是根據『書本子』上的科學計算。把宅拿到現場去，一定不切實際。因為統治階級的目的是剝削工人，拿工人當機器用，強逼着工人替他們幹活，工人不是傻子，就在暗中偷着玩花樣，做『面子活』，表面上看起來真是忙手忙腳，實際上卻沒有真效果。工程師們不了解這一點，所以他們所做的計劃永遠『落空』。有的工程師講：『我也下去和工人們研究過呀』，但這『研究』能有什麼用呢，工人眼裏的工程師，不過是『比較爲資本家賣力氣的人』——這是統治階級用不同的金錢、社會地位等待遇來分化職工的結果——，『你來問我，我就敷衍你幾句，如果告訴你真話，想出更多的辦法來只是對官兒們有利，苦工人就更加吃虧！』

想不通上面這個問題的工程師們，同樣不會懂得老解放區的工廠爲什麼能够把生產效率提得很高。這裏我給讀者介紹一位工程師的故事，他是瀋陽鐵路修理工廠的工作科長，名叫齊致和。

去年十一月二日，瀋陽解放了。軍事代表在鐵路工廠對員工們講話、做報告、開座談會，介紹老解放區的工業生產情況，提起哈爾濱三十六棚和牡丹江兩鐵路工廠一個月能够修理若干個火車頭。工程師們聽了，腦袋裏馬上就打了個『問號』，有人問：『材料缺不缺呢？』答道：『不但缺，而且缺得很厲害！』又問車輛破到什麼程度，答說有許多是『死車復活』。大家一聽這個名詞，都覺着新奇，追問後，才知道乃是把一個破

車架子恢復成一輛能够拖走一列車箱的火車頭。

許多人搖頭了，心裏說：『這口可誇得大！』齊科長盤算了一下：材料缺不用說，牡丹江是『八一五』後新建的廠也不用說，就拿三十六棚來比量吧。它是一九〇三年建設的，設備如今『老掉了牙』，機車一入廠拆卸，車輪得送到車輪廠去，水箱、鍋爐得送到水箱、鉚工廠去，只有走行部（機車下部）歸機車本廠修，別廠修完了，再送回來，湊在一起才能裝車出廠……而瀋陽廠是新式設備，不出這座大工房就解決問題了，得省去多少手續、時間和腦筋？解放前的生產數量趕不上三十六棚我可不信！不信吧，共產黨人幾時說過瞎話？然而空口無憑，還是親眼看一看好。……

正好瀋陽鐵路局派他到哈爾濱彙報兩廠的情況，他覺得這是好機會。

到了三十六棚，他遇到許多同行（音軌）的熟人，其中也有自己當年在鐵路學院教出來的學生。一間生產數量，果然是那樣多，在機車庫黑板上還寫得很清楚，十二月的計劃中，有一半『死車復活』！

在和員工談話中，他了解許多新的事物。比方工友們搞『廢鐵翻身』，從十來年的陳舊鐵堆裏，翻出能用的器材來，這都是偽滿時工友們懶得爲日本子加工修理而扔掉的待修品；比方工友們的各種發明創造代用品，根據實際需要所改造的機器；比方全體員工爲提高生產而克服了某些生產上的無計劃狀態與無政府狀態，還有，給他印象最深

的，就是機車廠建立了每天早晨的技術會議制，加強了各工作小組的團結和上下級關係的聯系。

陪着他參觀的是工作科長周文魁，他很佩服周文魁及別的職員們的吃苦耐勞精神。三十六棚的領導者告訴他：新社會的建設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工友們都發動起來了，推着全廠業務前進。如果我們對生產的計劃和掌握做不好，就會妨碍工友們努力生產的效能呢！

在往三棵樹去的火車上，齊科長還親自參加了全列車乘務人員的檢討會，檢討如何做好工作。他更興奮起來。說：『一切歸功於覺悟！我從前所想的都是片面的技術問題，現在明白了。老解放區的工友發動起來，人的力量可以克服物力的不足呢。』

這話說得很對，如今瀋陽工友們的階級覺悟正在提高。齊科長現在正積極的給本科職員們講解這些事。職員和工人同是勞動人民，理論與現廠工作密切結合起來，生產效率一定能够提高到不可想像的地步。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

努力趕上新社會的需要

鐵路工廠改選職工會，周文魁當選為執行委員，他是該廠工作計劃科的科長，這個科管理着龐大複雜的全廠生產。爲什麼選中了他？他自己有一句話說得好：『努力使自己的看法和做法能够趕上新社會的需要。』

周文魁是個一心鑽研技術的人，從小在該廠當學徒，下班後入技術傳習所，旁人出去散心遊逛的時候，他正集中精力在提高自己上面下工夫，所以做幾年體力勞動以後，就轉爲技術人員，做技術領導工作了。

舊社會看不起體力勞動，反動統治者又隨時隨地有計劃的分化勞動人民。周文魁做了技術員以後，就這樣漸漸與體力勞動的工人羣衆離開，工作不同，想法也就兩樣，日子一長，隔閡愈遠。

在僞滿時，周文魁想：『因爲我技術好，就領導生產，你們也應好好幹。』工友們覺得：『日本人是利用你技術好，在生產上管制我們的，我們誰也不願意好好給日本人幹活。』周文魁想：『即使不願意好好幹，也應當努力提高自己。』工友們覺得：『要提高就得努力，幹出成績來還不是先便宜了日本鬼子！』——這是說，工友們常常考慮

到工作效果屬於誰的問題，而周文魁却跳不出『提高自己』的圈子，只覺得工友們沒有上進心。

日本投降後，國民黨反動集團發動內戰，我們的工作隊到工廠裡發動工人武裝起來，保衛工廠保衛政權，周文魁就以爲不對頭：『工人是在工廠裡管修理火車的，講什麼武裝起來！』那時候，我們在敵後與接近前線的地方爲了打擊敵人，阻止國民黨軍隊侵入而暫時破路，他就更加不滿：『好容易「光復」了，應當建設，不應當破壞！』——這是說，周文魁自以爲出發點是『單純爲了國家』，『既無黨派也無偏見』，而實際上乃是做了反動派的俘虜。蔣介石在當時不是也正那樣叫喊嗎？

好多問題，周文魁到今天才開始慢慢想通。革命形勢空前有利且不講，單說我們今天強調發展生產團結技術人員，就把他對我們的成見——他一向覺得共產黨人光會講政治不會掌握生產——打得粉碎了。他自己說：『參加了鐵路總局的機務工作會議，才知道共產黨人掌握生產也是了不起的，他們能够依靠群眾，根據情況辦事，不死守成規。』想通了這一步，就回到過去的許多事情，都是因爲自己的想法太片面，那時候只覺得自己沒有錯處，什麼都是對的，把旁人的好話也都當做耳旁風了。

思想上沒有成見，做事就更順利。表現在工作上，哪一個工友都知道，『周科長的工作熱情愈來愈高，一向早來晚走從不缺勤，近來說得上吃苦耐勞頭一份！』在工廠

裡，哪兒有重要的工作你就能在哪兒看見他，他一定去親自檢查一下。把工作看成自己事業的人就是這樣，不想法做好了連覺也睡不着，這是說他的責任心高。

思想裡一能够接受新的東西，進步也就快起來：

周文魁有業務知識，但經驗更多，有時候二者不能夠結合與靈活應用。比如用起重機，標準載重四十噸，他主張『根據過去的經驗，偶爾起一回五十多噸的機件也不碍事。』旁人給他指出來：『今天要長期打算保護機械，起重過量會影響起重機的壽命。並且起重機的年齡已經相當老了。年青小夥子偶爾累過勁，一兩天工夫就緩過來了，四五十歲老頭就受不住，非垮台不可。』他虛心接受了，在因時因地根據情況辦事這一點上，又豐富了一些知識。

周文魁過去總覺得自己技術高經驗多，因而常常過份不相信別人的工作，無論大小事非自己親自動手不可。旁人對他說：『你這樣做，好多時間都浪費掉了，自己還忙得不可開交。』他不斷思考，又找人交換意見，覺得這毛病是手工業方式，是事務主義，應當發揮組織的力量。於是常常把工作講解給本科的工務員和技術員聽，有些事情推動他們去做。他說：『現在本科的工作，除了我，旁人也能够拿得起來了。』

去年，領導上批評他『凡事一意孤行』，周文魁始終沒有忘記這幾個字，過去覺得這話刺耳，現在了解到這是毛病所在，忽視了對情況的調查研究，只憑主觀願望是不能

掌握好全廠生產的。最近，領導上又指示他注意學習關於政治與技術的結合問題，光有技術沒有政治掌握着它，就好像槍身上沒有標尺，子彈發出去沒有目的。周文魁說：『我也是勞動人民，新社會的事我不來幹誰來幹。今後一定努力學習。』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豐年六月廿六日

贈



.8
•0-6=2

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9. 4. 初版 濤. 10,000.

基本定價： 130 元